

# 尚意書風千載知音——于大成先生論北宋書法

陳欽忠\*

## 摘要

北宋尚意書風之研究，素為學者所關注。今世知名之學者書家于大成先生（一九三四—二〇〇一），稟其才性學養與蘇、黃、米冥合，於三家之書，各有專論，考述精詳，創獲獨多。以為宋人書乃「無法之法」與唐人「至法而止」相射，突顯尚「意」書法之定位；「宋四家」應分蔡（襄）與蘇、黃、米為二宗；三家則分蘇、黃新體與米芾古雅兩派，析論精闢。至於三家之書，各有所長：東坡集天分、功力、學問、人品於一身，故書卷意濃至，書分三期，年限畫然，最有益學者；山谷則是「真正的書家」，習書悟入，痕跡宛然，書分三種，小字別立一門，真行大字特優，具見卓識。米芾以取徑廣、面目多、一心於書三者居冠北宋；故考訂書跡綦詳，以證成其說，辨《多景樓詩》、《離騷經》之偽，無視前人如山鐵證。足見先生論學之博洽，謂為北宋尚意書風之千載知音，無或疑焉。

關鍵詞：宋四家、尚意書風、蘇東坡、黃山谷、米芾

---

\*作者：陳欽忠，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，現職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，著有《中國書法論研究》、《唐代書風衍嬗之研究》、《法書格式與時代書風之研究》。

## 一、前言

專家書法之綜合研究，自有學術論著以來，前輩中厥推沈尹默（一八八三～一九七一）〈二王法書管窺〉、臺靜農（一九〇二～一九九〇）〈智永的書學及其對於後世的影響〉〈書道由唐入宋的樞紐人物楊凝式〉、蔣星煜（一九二〇～）〈顏魯公之書學〉、以及當代傅申〈顏書的影響及分期〉<sup>1</sup>。以上各篇，或以書家心摹手追而別具會心，或以學術專研而稽史覈實，皆卓然樹立，成其不移之典範地位。要能本學者治學之嚴謹態度，出入史料與書跡，兼具書家搦管之老練經驗，明白指陳與驗證，文采熠熠，斐然成章者，當推于大成先生（一九三四～二〇〇一）。

于先生於北宋尚意書家之研究，各有專論，民國六十三年發表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、六十六年撰有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七十二年寫成〈東坡書法〉<sup>2</sup>。在書學研究風氣未開之時有如麟鳳龍龜，垂範深遠。緣於稟性與北宋書家合，所謂尚意書風內涵：發抒個人情志、學識修養豐富以及具備多樣文藝才華等，先生靡不賅備。是以尚友古人，百齡如俄頃；詮考墨妙，千里如交臂，為歷來論北宋書法之經典。茲聯繫先生其他書法論著，總言其獨到之創獲，約有四項，請分述於下。

## 二、由法而意，二宗兩派

北宋書法尚意，與魏晉尚韻、唐人尚法並舉，自明代董其昌始有斯目<sup>3</sup>。以單字概括一時代之書風，固有清醒眉目之效，然自法而意，為何緣故？遞嬗之跡可考否？即令揭櫫尚意大旗之東坡，亦未盡明其旨，所謂「我書意造本無法」「苟能通其意，嘗謂不學可」云云，皆夫子自道耳。亦因時代彌邇，豪傑之士方籌思自立面目之不遑，未及省思趨變之由也。後之學者，得覽古今法書之流行，倘見其然而未能明其所以然，豈不枉專門，徒負後學之任哉？先生既通書史，自有說焉：

宋人生唐後，唐人最以楷書擅場，宋人無能與之競，遂一變而致力行書，故宋人真書少見。<sup>4</sup>

書法與文體盛衰之理相通，方興之時，群賢並作，式微之頃，轉效他體，必至之

<sup>1</sup> 沈尹默〈二王法書管窺〉，見《沈尹默論書叢稿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香港分店，一九八一年。臺靜農〈智永的書學及其對於後世的影響〉〈書道由唐入宋的樞紐人物楊凝式〉，見《靜農論文集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八年。蔣星煜〈顏魯公之書學〉，刊於《近人書學論著》，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六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三年。傅申〈顏書影響及其分期〉，見《紀念顏真卿逝世一千二百年中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北：行政院文建會，民國七十三年。

<sup>2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《幼獅月刊》第四十卷第四期，頁二二～三二，民國六十三年。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十卷十二期，頁七八～八六，民國六十六年。〈東坡書法〉，《中國國學》十一卷，頁二七七～二八七，民國七十二年。

<sup>3</sup> 董其昌（一五五五～一六三六）嘗云：「晉人書取韻，唐人書取法，宋人書取意」。《容台別集》卷二《書品》，此是書史上首見以韻、法、意三者，劃定晉、唐、宋三代之書法審美取向，而為後世普遍沿用。

<sup>4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七。

勢也，東坡嘗言書至於顏魯公「天下之能事畢矣」，即此之謂。唐楷由盛而衰，後起之秀，隨式注精以展其妙，正北宋行書發展之根本原由也。余嘗以為北宋諸公盛讚狂草大家張旭楷書名碑《郎官石記》，覺其或出於未能端楷之補償心理耶。先生又云：

宋人尚意，意實由法而生，斷無無法而能生意者。只是唐人尚法，至法而止，宋人則既得其法，復能脫略陳法，得魚而棄其筌，遂能出新意於法度之中耳，所謂「無法之法」者是矣。<sup>5</sup>

得魚棄筌，一「棄」字點出宋人捨彼取此之主體意志，而「無法之法」則是北宋書家創新行書之終極體現。先生之意，由「法」而「意」，乃唐人之侷限而宋人別開生面者也，從理論之根源處為北宋書法佔地步，發前人所未發，尊宋之情，溢於言表，知先生三篇專論之作，其來有自矣。然行書既非肇始於北宋，所言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」，必須有所交待，論見方可成立，先生果然有說云：

唐代書人多士大夫，廟堂制作，故重楷法。宋代書家則多為詩人，又多與禪僧相交往，詩與禪影響及於書，則由真一變而入於行。<sup>6</sup>

以書家身分不同，決其體勢之變，宋人行書由是而生，援詩禪入書，為宋人行書所特有，書卷意為之主。此說觸及書法與文學之內在聯繫，為研究北宋書法開啓無限法門，余嘗試撰〈詩卷與北宋書風〉，略以唐楷崇尚精密整齊，猶似律詩，行書講求參差變化，一如宋詞<sup>7</sup>。說雖未窺全豹，然實得自先生之啓發也。

詩以言志，書則可以「達其情性，形其哀樂」（孫過庭語），行書既經北宋詩人書法家擇定，為唐楷後別闢之蹊徑，書家終生戮力從事者，莫非此體。「行」之不已，乃並楷書亦參入行法，先生於評米芾小楷《大行皇太后挽詞》有說云：

宋人作楷書，終略雜行意，與晉、唐人固不同也。後之趙孟頫，董其昌亦然。<sup>8</sup>

此論前人略已發之，如清代何紹基即云：「宋人不講楷法，至以行草入真書，世變為之也。」<sup>9</sup>意似有未許，而先生所謂「與晉唐人固不同也」，用一「固」字，語便持平，毫無貶意，與何紹基之說自不同。清人楊守敬有云：「宋人書碑多雜行草，蔡忠惠《洛陽橋》最為整飭，然以視魯公《中興頌》，邈乎遠矣。」<sup>10</sup>以為北宋楷書第一之蔡襄尚不如顏真卿遠甚，遑論他人，而先生評東坡《柳州羅池廟碑》則有「端莊而雜流麗，剛健而含婀娜」之句，偏從流麗婀娜許可東坡楷書。行書之俊賞如此，算而今能有幾人？北宋之知音若彼，數先生獨占鰲頭。

<sup>5</sup> 于大成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八

<sup>6</sup> 于大成〈東坡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二八〇。

<sup>7</sup> 拙著《法書格式與時代書風之研究》，頁一一九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民國八十六年九月。

<sup>8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七。

<sup>9</sup> 何書置《何紹基書論選注》頁九二，湖南：湖南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五月。

<sup>10</sup> 楊守敬《學書邇言》頁四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民國七十年二月。

北宋書法以尚意書派為表率，「宋四家」之名，尤為論者津津樂道。常見說法有二，一者依年齒序列為蔡（襄）、蘇、黃、米，一者依書風排比成蘇、黃、米、蔡（京），莫衷一是，先生嘗為之辨云：

真正代表北宋書法的，自然得數蔡、蘇、黃、米四家。四家在行書上的成就，可以上配二王，下掩趙孟頫…，四家依其風格之不同，可以分為二宗，蔡襄自己是一宗，全是古意。而蘇、黃、米三家，又可別為兩派，蘇、黃全是自家面目，是一派，米老則古法中寓新意，另是一派。<sup>11</sup>

蔡襄篤守晉唐舊軌，與蘇、黃、米自創法度不同調，因判為二宗，蘇、黃、米書風，又細分為古雅與新體兩派。以二宗二派為宋四家區分，詞簡而意賅，真乃論書名言。審其旨趣，已寓有尚意書派，蔡襄不在其列，以及蘇、黃、米三家高下互見之意。先生進而言曰：

宋人書，歷來推蘇、黃、米、蔡四家。蔡當是蔡京，後人惡其人，兼及其書，遂以蔡襄代之。襄年輩差長，其書全是晉、唐人法。蘇、黃、米三家，則一變古人法度，創為自家風格，乃真宋人書。<sup>12</sup>

以「真宋人書」屬之蘇、黃、米三家，不包括蔡襄，而原應居四家殿軍之蔡京，亦因人品瑕疵，被奪去名銜，清楚明白，實堪研析北宋書法之借鑒。否則，貿然以保守之蔡襄冠四家之首，縱使條陳理析，費盡思量，終難合轍。

二宗而外，三家之書風，又可分為兩派：

三家雖同為宋人書，同中卻亦自有不同；東坡、山谷是以古人筆法，寫自家面目；元章乃以古人面目，運自家筆法。三家優劣，古無定評。坡公書由意造，本自無法，信手點畫，自成姿媚。山谷書心手和調，風神灑蕩，如高人勝士，望之令人敬歎。然二公書只是一種面目，傳世書跡，幾於千篇一律。論其取徑之廣，面目之多，終身沈浸於書學之中，則當以米芾為第一。<sup>13</sup>

自來品第三家，咸以己是，短其所非，迄無定論。先生則以米芾為優，所據者取徑廣、面目多、一心於書三者，聞者當無間然。所言蘇、黃兩家面目「幾於千篇一律」，雖未必盡然，取其大較，抑亦可通。至於蘇、黃孰者居先？論者亦趨兩歧，權衡為難，可以清王文治《論書絕句》為代表，詩云：

學士蘇門沾溉多，出藍生水究難過，便將書品衡詩品，畢竟西江遜大峨。

14

以居門下士地位之山谷，詩、書皆不敵東坡。先生不以為然，說云：

<sup>11</sup> 于大成《書法》，台北：新夏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一年二月，頁八九。

<sup>12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二。

<sup>13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二。

<sup>14</sup> 馬宗霍《書林藻鑑》卷九，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六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三年。

蘇詩如李白，黃詩學杜甫，蘇才浩瀚，黃思邃密，以書法而論，蘇書勢橫，黃書勢縱，蘇書春光爛漫，黃書秋氣蕭森。二人在書法上的表現，在在都與其詩文若合符節。蘇書得於天賦學養者多，黃則是真正的書家，故黃書看得出用力的痕跡，不似蘇書之一任自然也。<sup>15</sup>

可見東坡與山谷詩各具長處，以詩品高下定其書品，自屬未諧。兩公之書，實各有千秋，所謂春蘭秋菊，各極其致，勉強排名，應無必要。總而言之，「東坡書得於天賦學養，黃則是真正書家」，察由審機，片言折中，非真知北宋書者不能道，千古公案，至此拍板。

### 三、東坡資學，書分三期

蘇東坡（一〇三七～一一〇一）書以學識涵養勝，前已言之。先生於〈東坡書法〉一文，推崇其乃「千百年裡也找不出的奇才」，舉凡宋代已有文體如詩、詞、賦、古文，皆達一流境界，溢而為書，亦有獨特之成就，說云：

東坡先生之書，所以成就特高，一洗萬古凡馬，為書法開一新界者，實由於天分、功力、學問、人品四者並皆過人之故。<sup>16</sup>

山谷嘗謂東坡書「學問文章之氣，鬱鬱芊芊，發於筆墨之間」，先生於此又加註天分與功力兩項，天分乃與生俱有，非強求得來，功力則立足平等，可積學而致。乃世人習知前者而忽略後者，以為東坡自言「我書意造本無法」，吾人大可捨法莫就，任筆為體矣。謬也，先生闢之獨詳：

坡公論書有云：「我雖不善書，曉書莫如我，苟能通其意，嘗謂不學可」也。但這並不是說，他對寫字，只是隨意為之；相反的，對於寫字，他實實在在下過相當的工夫。相傳他抄書，一書每為一體，可見他曾臨摹過許多家的法書。<sup>17</sup>

功勤精悉，一至於此！所謂坡書「尚意」之迷思，可以免夫。東坡書法植基於堅實之法度，尚可從深慕蔡襄為人一節看出，嘗云：

蔡君書，天資既高，積學深至，心手相應，變態無窮，遂為本朝第一。<sup>18</sup>

「積學」，即力學可致，非關天賦者，心既存之，下筆時自隨人意，然則東坡主張漸修而不主頓悟之意甚明，遽以天才之書視之，恐失一偏。先生畫分「資」「學」為東坡書覈實定調，得其旨矣。

東坡書分三期，說自黃山谷始，其言曰：

<sup>15</sup> 于大成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七七。

<sup>16</sup> 于大成〈東坡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七七。

<sup>17</sup> 于大成〈東坡書法〉，頁二七八。

<sup>18</sup> 《東坡題跋·評楊氏所藏歐蔡書》，刊於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二十二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。

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，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，至酒酣放浪，意忘工拙，字特瘦勁似柳誠懸。中歲喜學顏魯公、楊風子書，其合處不減李北海。<sup>19</sup>

又云：

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，筆圓而姿媚有餘；中年喜臨寫顏尚書，真行造次為之，便欲窮本；晚乃喜李北海書，其豪勁多似之。<sup>20</sup>

兩說雖有少異，總不外乎是，即東坡少年時學過王羲之《蘭亭敘》與唐人徐浩，中年學顏真卿、楊凝式，晚年則學李邕。以山谷知東坡之深，所言當可信，唯未詳其斷限耳。先生則考諸典籍，引證法帖，縷縷細分如下：

東坡的字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。元豐三年，四十四歲以前，是第一期。元豐三年貶黃州，到元祐八年（一〇九三）出知定州，四十五歲至五十八歲，為第二期。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，五十九歲以後，為第三期。<sup>21</sup>

年限抵定，繼則將東坡少日之書，收入《西樓帖》中者，順序列舉《故提刑郎中伯挽辭》《致子明都曹》《縣君二嫂》《奉和師中丈漢公兄見寄詩一首》以及跟文與可有關係之文凡五通，一一驗其純是蘭亭風韻，又舉帖中所收《致寶月大師》二札，問養生一文，讀孟郊詩一首，續麗人行一首，總言「諸書皆同一面目」，而引何紹基：「守山陰槧几者，止能作小字，不能為大字」，認為坡公早年書，可為此語註腳。先生之意，殆指坡公早年習晉人書而尚未自變其體也。

中期之書則大不同。真跡首推《黃州寒食詩》為壓卷之作，說云：

此書信筆揮灑，全以神行，字初小後大，變化無方，真個是出新意於法度之中，奇妙理於豪放之外，使人愈看愈愛，愈愛愈看，直不能須臾去手，董香光謂：「余生平見東坡真跡，不下三十餘卷，必以此為甲觀」，是也。

<sup>22</sup>

此帖之佳，世所公認，東坡天分、功力、學問、人品四者，俱發於此帖筆墨之間，且詩、書合璧，兩美駢臻。先生飽覽歷代法書，獨於此卷發出「愈看愈愛」之句，冥心孤賞，豈偶然哉！次言《前赤壁賦》，董其昌稱其為「蘭亭之一變，宋人文、字俱以此為極則」，合前引評語而觀，彼處曰「甲觀」，此處云「極則」，究應以何者為是？語焉不詳，古人書評，往往如此。先生則從來品第明確，一如其治學之嚴謹然，評云：

<sup>19</sup> 《黃山谷題跋》卷九，刊於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二十二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。

<sup>20</sup> 《黃山谷題跋》卷九，刊於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二十二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。

<sup>21</sup> 于大成〈東坡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七八。

<sup>22</sup> 于大成〈東坡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二八一。

此帖縱好，大大不及寒食詩。<sup>23</sup>

不及之處云何？帖中諸「也」字，「而今安在哉」之「哉」字，「且夫天地之間」之「地」字，「目遇之而成色」之「成色」二字，「無論如何，不能不說是有小毛病」，先生如是說。尤其是「未嘗往也」「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」之二「也」字，認為「臃腫肥胖，確是病筆」，真快人快語，與米芾論書格調何其神似！「病筆」一詞，先生一再言及，實出於駁斥山谷之嘉美東坡書有謂「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顰，雖其病處，乃自成妍」云云，以為凡坡書皆好，即真病筆亦無不佳，「這就未免太過阿其所好了」。不盲從附會，正先生論書本色。

三期之書，由於東坡多居蠻荒，去中原之地太遠，故書跡傳世較少，卻因其中《雪浪石盆銘》出現坡書中期以來難得一見之瘦筆，引起先生注意，藉機對傳統書論中以為東坡「時傷於肥」之說，表達不同意見，說云：

實則公早年所作小字，未有不瘦者，山谷所謂「字特瘦勁似柳誠懸」是也，故宮所藏此類有數件，可與《西樓帖》相印證也。而真正的好字，亦決沒有太肥的，試看《黃州寒食詩》亦不瘦。故宮所藏《歸去來兮辭》，更真可謂之細瘦，黃、米二公無此瘦也。坡公中年或有時而肥，所謂「肉沒骨」者，然卻端的是「骨撐肉」，後人學之不善，乃往往變成墨豬。<sup>24</sup>

此論遙接杜甫「書到瘦硬方通神」之審美觀。人以為肥者，先生偏以為瘦，且舉例以證其瘦，乃至細瘦有過黃、米兩人者。偶見「肉沒骨」之肥筆，亦屬「骨撐肉」之肥勁，對東坡書法中肥瘦之辯證關係，闡述得淋漓盡致。在先生自謂「下筆不能自休」，動輒數千言之書史滔滔雄辯中，有關美學議題之探究，其實並不多見，茲因東坡書而生此賞會之致，彌足珍貴也。

#### 四、山谷悟書，書分三種

黃山谷（一〇四五～一一〇五）為東坡門下士，始終執晚生之禮，不稍僭越，唯於書法表現上，先生以為山谷「卻是處處避以求勝」。可從論書旨趣說起。

東坡論書，大都環繞「書象其人」為重心，發為「古之論書，兼論其平生，苟非其人，雖工不貴也。」之千古名言。以此為準，評歐陽詢「勁險刻厲，正稱其貌」，柳公權「其言心正則筆正者，非獨諷諫」，歐陽脩「正使不工，猶當傳寶」，皆不外乎是。書法評論中「字因人重」之傳統，自唐褚遂良、顏真卿各自以人格與書法結合而共奠儀型，至東坡始以理論闡釋極力推波，成為後世書法評論之重要準繩。山谷承之，擴大補苴為「尚韻」之說，此為蘇、黃兩家大同而小異者。至若立異之處，厥為延伸數十載之悟書歷程，考諸《山谷題跋》，屢見不鮮。先生所引，散見各處，茲為集中，以便說明：

元祐年間，筆意癡鈍，用筆多不到；晚入峽見長年盪槳，乃悟筆法。

<sup>23</sup> 于大成《東坡書法》，同註二，頁二七八。

<sup>24</sup> 于大成《東坡書法》，同註二，頁二八四。

余學草書二十餘年，初以周越為師，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；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，乃得古人筆意。其後又得張長史、僧懷素、高閑墨蹟，乃窺筆法之妙。

紹聖甲戌，在黃龍山中，忽得草書三昧，覺前所作，太露芒角。<sup>25</sup>

連篇累牘，自陳習書悟入經過，全提全示，無有少漏，似旁若無人者，非「真正書家」如山谷者不能道。蓋宋以前相關論述，多重筆法傳授，立說者意在驕人而非自勉。山谷藉由北宋時興之案頭題跋形式，將其年復一年追求書法長進之底蘊，娓娓道來，一何自然可感！嘗云：

舊為陳誠老作此書，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。余謫黔南，道出尉氏，廣道持以相訪，茫然似不出余手，梵志所謂吾猶昔人作昔人者邪。<sup>26</sup>

驟觀舊作，乃興不似出於己手之感，意愜而辭誠，活畫出以己觀己之生怯態色。以今視昔，悵觸已然如斯；由後觀今，悵悼又當奈何！又云：

觀十年前書，似非我筆墨耳。年衰病侵，百筆不進，惟覺書字，倍倍增勝。

<sup>27</sup>

以時間移動觀點看待昔年作品，而生似我非我之嘆，此句最能傳書法難以言宣之奧義，與前引「吾猶昔人作昔人」句，一道同揆。至此主客角色互換，今昔時空凝結，如雕龍於書心，畫鳳於靈台，直探書學最深邃之境，古今書家亦唯山谷一人而已。茲因先生引端，為證成其說，復補綴數句，不足稱先生之意耳。

山谷惕勵己書，未嘗間斷，宜其書法風格大異儕輩，區分得當，權在先生。一為小字，先生言之綦詳，字字珠璣，難於句摘，排比示意於下：

(《王長者墓志》《景道十七使君帖》《九陌詩》《史翊正墓志》)寬容淡泊，蕭然神遠。

(《雲夫七弟帖》)精力瀰漫，無妙不臻。

(《苦 賦》)韻致靈和，苦而味清。

(《山預帖》)雖小字而有尋丈之勢。

(《公言通直執事帖》)姿媚之極。

(《糟薑銀杏帖》)草草不經意，然固致佳，真所謂亂頭粗服，不掩國色者。

<sup>25</sup> 于大成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七八～八四。

<sup>26</sup> 《黃山谷題跋·書自草後》，刊於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二十二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。。

<sup>27</sup> 《黃山谷題跋·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》，刊於《藝術叢編》第一集第二十二冊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。。



(《明叔同年帖》)信筆揮灑，末行「明叔同年家」五字，直是懷素化身。

(《立之承奉帖》)對客書，故草率，然殊有六朝人氣象。

(《無咎學士通判老弟帖》)如見其面，如聞其聲，如與知己相晤對，可親之極。

(《天民知命帖》)筆端如有金剛杵，起止轉折，如羚羊挂角，秋蟲蝕木，無可尋，是魯公《祭姪稿》後勁。

(《致齊君尺牘》)晚年謫宦所書，而縱橫馳驟，莫不如志。<sup>28</sup>

以上凡十四品，所以不憚繁引，旨在突顯先生慧眼獨具，對山谷小字獨樹一幟之事實，別立一門，醒人耳目；而歸納有功，於書風鑒賞略無複沓之描述，左右逢源，令人讚歎。雖云山谷小字風格多樣，評語隨之而異，或不足為奇；然實先生椽筆在手，賞會因此毋同，有以致之也。山谷小字之作夥頤，試予一一覆按，竟無可再置一詞之餘地，先生盡宣其精華矣。

次言草書。傳世名作《李太白憶舊遊詩卷》《花氣薰人帖》，先生特重前者，以為妙趣在張旭、懷素之上，說云：

此《李太白憶舊遊詩卷》，是狂草大書，縱橫排稟，莫可端倪，沈周謂此卷大得懷素三昧，而孫月峰云：「長沙是僧筆，山谷是文人筆。然僧是長沙短處，文人是山谷長處」，可謂的評。今觀此卷，妙趣似便更在顛張、狂素之上。<sup>29</sup>

自來論狂草書者，皆以唐人張旭、懷素為千古卓絕之典型，後人便有天縱之資，礙難並駕。亦由於盛唐特具之社會氛圍，始有「振迅天真」如顛張，「窺谷無底」如醉素之狂草奇葩，時移勢易，狂草風華自然消褪。然先生獨標山谷大草，引清人孫月峰「文人是山谷長處」，肯定這位江西詩派始祖之草書妙趣猶有過之，見識可謂果敢而高曩。溯自唐人狂草，興發於酒後，引動於樂舞，乞靈於佛道，山谷則居宋世文風鼎盛之時，調和詩酒，取法乎長年盪漿；領會禪機，寄興於豪素之間。觸處文華，未必謝於有唐，卒以書卷意之雅之韻，偏勝前賢。先生乃今之名士，以「妙趣」歸之山谷，抑亦自許歟。

小字大草臻彼高度，已是十分難能可貴，茲更有真行大字一種，先生以為「才是真正山谷書法的代表」，而《經伏波神祠詩卷》則屬山谷真行大字第一。針對卷中橫畫表現，先生有說云：

他的橫畫頗有中斷的寫法，即一橫畫分作二或三筆。他這種寫法，稱為「鶴脰」。此卷中的霧字、一字，都把這種特性，表現得一無餘蘊。東坡戈字確是病，山谷的橫畫，不但不成其為病，反更增加其沈鬱頓挫之妙，越顯

<sup>28</sup> 于大成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八〇。

<sup>29</sup> 于大成〈黃山谷的書法〉，同註二，頁八二。

得蒼勁，越顯得古拙。<sup>30</sup>

所謂「筆斷而意連」，前代法書於個別字或字間映帶處，往往而有，不一而足，若山谷分一橫畫為二或三筆，且成其為書法審美之表徵者，殆絕無僅有。舊題《衛夫人筆陣圖》所傳橫畫「如千里陣雲，隱隱然其實有形」之百代絕勢，山谷之沈鬱頓挫，其庶幾乎！先生又以山谷斷筆之法與東坡戈字法相較，認為前者斯美，後者是病，不可同年而論。若使山谷聞之，遮莫笑先生「於無佛處稱尊」，一如山谷跋東坡寒食詩卷者然。古今相視，莫逆於心，謂為山谷書勢之知音，誰曰不宜。

## 五、米芾偽跡與墨妙

米芾（一〇五一～一一〇七）既居宋人法書第一，先生於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一文，可說用了二十分筆力對付。特別是考訂《苕溪詩》以次《蜀素帖》《吳江舟中詩》等，凡四十五件傳世真跡，以及斷定《多景樓詩》《離騷經》等七件偽跡，最能一窺先生之學問。大文甚長，茲舉辨偽兩例，以見一斑，如論《多景樓詩》之偽，云：

此《多景樓詩》，乃就米書原跡或刻本對臨者，但臨寫者的程度太低了，乃並米書的「形」也掌握不住，以致寫得惡形惡狀，可厭至極。米老云：「得筆雖細為髭髮亦圓，不得筆雖粗如椽亦褊」，此帖正筆筆皆褊，所謂「不得筆」者。在傳世偽米書中，蓋最低劣者也。<sup>31</sup>

此帖為葉公超所藏，乃傳世米書中 赫之巨跡。自明人吳其昌《書畫記》著錄以來，不聞異聲，且又流傳有緒，見諸多家著錄之書，似無可置疑者。乃先生偏自難件入，卻從簡易出，指疵看似淺白，卻又絲絲入扣，真章立判。所言造假者「乃並米書的形也掌握不住」，文中列舉「華胥兜率夢曾遊」一句中「兜」字長撇「似兩把刀張開的剪刀」；「率」字長橫「像一隻舉重用的石墩子」；「遊」字右旁「臃腫肥胖」；「『 』」之結構難看」；至如「迢迢 海六鼈愁」之「鼈」字，「則並筆順亦不能知」；「明、未、千、里、氣、霽、書、建」各字與《虹縣詩》真跡相較，「再笨的人也可以看出彼此精神的不同」。類似論調，若出自淺學者之口，但見其俗稚，飽學如先生者，則覺莊諧並陳，無比幽默。蓋金晴所至，偽者無所逃於字裏行間，不作此痛快語，不能突顯彼偽跡之滑稽耳。嘗側聞先生評某家書云：「看一張便足」，論其千字一同也。今讀《多景樓》字評，句句如聞其聲，而哲人其萎，能無愀然。

又辨《離騷經》之偽云：

此冊絕非米書。蓋米老作書，多用大筆寫小字，故呈厚重之致；而此冊所用之筆，僅將筆鋒開得幾分，而未全發開，故呈流動輕巧之觀，與米老習

<sup>30</sup> 于大成〈黃山谷的書法〉同註二，頁八四。

<sup>31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三一。

慣、風神全不合。<sup>32</sup>

此故宮藏帖，明人李東陽跋為米書，乾隆且跋云：「《石渠寶笈》所藏米書，無出其右」，其肯定如此。冊末有于敏中、王際華、梁國治、董誥、沈初恭五人合跋長文，考證詳贍，迄未見有人質疑，如前揭《多景樓詩》然。先生再以書法訛誤，判其非真，列舉帖中「椒」字右半與米書不合，「重」「腫」「量」「野」「理」各字，皆寫完「曰」後，續寫一直，再寫下二畫，與米書真跡「里」字，皆先寫「曰」，接寫其下二畫，最後寫一直之筆順不同。筆順之異於米老習慣者，尚有「徑」「經」「審」「蹇」「寒」諸字。此外，帖中凡有草頭十餘字，皆左邊橫挑先帶右邊橫點，最後才寫右直，與米公左邊橫挑先帶右直，而後再作右邊橫點，無一相同，更可據以判定絕非米書。所言皆信而有徵，精采之至。

昔庖丁解牛，有「批大卻，導大窾，因其固然」之語，今觀先生之解書也，亦因米書自力深厚之固然，劈彼偽跡用筆、字形、筆順之破綻，無視於卷帙中滿目鈐印題跋，與前賢如山之定評，當斷則斷，使真偽各自就列，先生其米書之庖丁歟。良以先生書中仙手，米體名家，「以意逆志」，遂能直探驪珠，作此等豪語，較諸專事紙墨印跋考證，卻對書跡本身透露之訊息無能為力者，相去為何如哉！

偽跡既已辨明，真跡方可據以申說米芾取徑之廣，面目多優之詳情。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一文開首即顯揭米書之長，引《群玉堂帖》所錄《自述》墨跡，張丑《真跡日錄》所載米芾真跡，證其所學非一：自石鼓、金文以下，篆書《咀楚文》，隸書《劉寬碑》，楷書歐陽詢、褚遂良、顏真卿、柳公權、行草書王羲之，王獻之，書壁大字沈傳師，莫不攻習。總言曰：

可見他的博觀約取，轉益多師，故能取精用宏，自成面目，且又面目不限一種也。<sup>33</sup>

類此「以經解經」之法，最是米芾書風溯源之正辦，若非熟諳米帖，豈能逕抉此一機要。其後研治米書者，皆不出此範圍，回視歷代書論，以為米芾僅源自某家某體之隅見，有如煙雲。所云米芾「面目不止一種」，蘇、黃因此而避一席者，倘籠統立說，不足為信，乃進而細審米書風格之變化，撮要臚列於下：

（《苕溪詩卷》）方寸行書，為南宮中年用意之作，字形適美，好看煞人。

（《蜀素帖》）比《苕溪詩》更見精采，變化錯落，蓋深得右軍《聖教》神髓者。

（《吳江舟中詩》）字小者如拳，大者如斗，神明變化，不可方物，蓋中年得意書也。

（《虹縣詩》）不及《吳江舟中詩》，然最足見米家作字之妙。

<sup>32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三一。

<sup>33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三~二四。

(《王略帖贊》)米老自云：「吾書小字行書，有如大字，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，不以與求書者，心既貯之，隨意落筆，皆得自然，備具古雅」，此贊正可為註腳。

(《大行皇太后挽詞》)米老小楷真跡，此挽詞為僅見，此帖筆意，出智永《千文》。

(《褚模王羲之蘭亭帖贊》)小行書，沖和淡遠之極。

(《珊瑚帖》)惟此帖珊瑚一枝，乃米畫之僅存者，雖寥寥十一筆，而蒼勁古拙，真有六朝氣象。

(《唐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卷跋》)此是米老晚年風格。徐復觀先生謂褚書米跋皆偽，就米跋言之，實不偽，且致佳。

(《樂兄帖》)信筆揮灑，而韻致盎然。

(《行書二帖》)風華絕代，真米書上品也。<sup>34</sup>

於米芾自壯及老書作嬗變之跡，品評恰如其分。取材包括詩卷尺牘，大書小字以及楷行草諸體，或言「適美」、「古雅」、「蒼勁」，或美其「變化錯落」、「沖和淡遠」、「韻致盎然」、「風華絕代」，可見米書面目之多，不因書分兩期而遜於蘇、黃三期也。特於晚年諸尺牘，先生評價甚高，異於前人，云：

其壯歲所作，如《苕溪詩》《蜀素帖》誠不免刻意求工，至晚年諸尺牘，官知止而神欲行，依乎天理，天真爛漫，渾然無，直是一片天機。<sup>35</sup>

世之論米書者，多以《蜀素帖》《苕溪詩卷》兩相競美，尺牘之作似未與焉。此獨青睞後者，揄揚不遺餘力，極一彈再鼓之勝，可知南宮欣慕，何止沈尹默，先生神交至矣。

## 六、結論

論北宋書法者多矣，如于先生之論述者蓋寡，何者？學問不如也。而學問正北宋尚意書風之主軸，先生尊宋之旨，亦源於此。以是能不蹈陳言，申明唐「法」至宋「意」之變，以「得魚棄筌」為北宋書法別開生面佔地步，「無法之法」為尚意書家詩書合璧立標竿。論「宋四家」之名，蔡襄守舊，不得與焉，餘三家又有蘇、黃新體與米芾古雅之分。二宗兩派，辭新而調響，勾勒北宋書法，孰能逾此！

蘇、黃、米三家孰優，言人人殊，先生以東坡資學兼至，山谷悟書最深，米芾面目多優為區分，篇旨隨之各異。其論東坡也，書分三期，詳其斷限，尤賞中期之書《黃州寒食詩》，有「愈看愈愛」之句，愛其書卷意也；又以東坡「肉沒

<sup>34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七~三〇。

<sup>35</sup> 于大成〈米芾的書法與書跡〉，同註二，頁二四。

骨」為「肥勁」，《前赤壁賦》實有「病筆」，不必為賢者諱，論見精闢。山谷則書分三種，慧眼獨標「小字」為一門，評語略無複沓；彰顯「大草」之妙趣，有過於張旭、懷素；終以「真行大字」為山谷書法代表，以為橫畫顫掣之「斷筆」，憑添沉鬱書風，實為卓見。米芾以面目多而稱冠，乃歷數墨妙英華，嬗變之跡，斑斑得考，特於晚歲尺牘之書，傾倒備至，偽跡之辨，法眼所至，《多景樓詩》《離騷經》之偽處，一一現其原形矣。

蓋先生當代國學名家，以餘力從事書法創作與論述，皆卓然有成，論北宋書法，僅其鼎中之一鱗耳，已覺高不可攀。至若博涉飽覽，詮解時見凌轢前賢；目驗心通，指駁往往片言居要。而文采斐然，讀之如聞金石之聲，意到筆隨，不擇地皆可出。凡此，皆拙文難於演繹於百一者，幸高文俱在，好學之士，儘可取閱受益。陳新雄教授嘗撰〈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神〉一文悼念先生<sup>36</sup>，文末藉王安石讚許東坡「不知幾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！」一語移喻先生，先生當之無愧，一如其言然。

---

<sup>36</sup> 《于大成教授紀念集》，頁四五，民國九十二年元月，台北。